

# 中西译学理论的共同走向 - “重新语境化”学说

## The Common Dest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 Studies - the Theory of "Re-contextualization"

J.Yang

在荒渺莫考的太古时代，自示拿的巴别城塔（通天塔）败毁之后，世界从此便进入“巴别后”时代，诺亚的子孙们也从此开始其悠悠无期的冥冥苦思与自省。诺亚的子孙是聪明的。巴别之后，人类的求索并未急于实现“重归巴别”、“重筑巴别”，而是进入般若神悟似的沉思。这正是人类明智的体现：因为人类重新实现语言大同在可望的遥远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修建巴别塔意味着语言的一统，但这是没有可能的。因此巴别之塔不能通天：重修巴别是徒劳的，其结果必然是再一次败毁。正如达尼卡·塞莱丝科维奇所断言：

科学和技术已经扫除了几乎所有使人们分离的障碍。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至少还存在一种。这就是语言的障碍。它继续存在着，而且几乎还未被人们拆除。人们在各个领域都不断接近的今天，这个障碍仍然是难于跨越的。一种天生的可诅咒的障碍，象圣经上的巴贝尔塔那样难以跨越的障碍。

雅克·德里达也同样断然宣布：

不管是什么理论，只要该理论在语言中产生，就不可能克服巴别式语言表现所造成的困难

那么，“难以跨越的障碍”、“巴别式语言表现所造成的困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仅仅意味着放弃重建巴别塔，放弃重新统一语言的梦想？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德里达延续《圣经》及其解构的思路宣称：

这样一来，翻译就变成了一项必需而又无从实现的工作。这现象，仿佛是两方争着占用该名而引起的结果；在两个绝对的专有名词之间，翻译工作既是必需，又无从实现。上帝的专有名词由上帝自赐。这个专有名词，在上述的语言中已经非常分歧，足以同时混乱地表示“混乱”这一意念。上帝所宣之战，首先在自己的名字之内展开：分歧、二裂、矛盾、多义——这是上帝在解构。

德里达将巴别的矛盾说得很明白：就是“可译而又不可译”，此乃巴别之思所意味的“悖论”。既然是“悖论”，可知人类关于翻译是可译孰不可译的长久之争应该休矣。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五方之民，言语不达，嗜欲不同”（《礼记·王制》）的语言和思想的“混乱”，恰酿成宝贵的民族文化的多彩世界。而人类沉思的方向也定位于“达其志，通其欲”（《礼记·王制》）的译事探究，历经数千年的岁月而不息。

近年来，随着符号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研究的深入发展，语篇翻译、隐喻、体验哲学、句法迁移、语境层次、认知模式、关联理论等逐渐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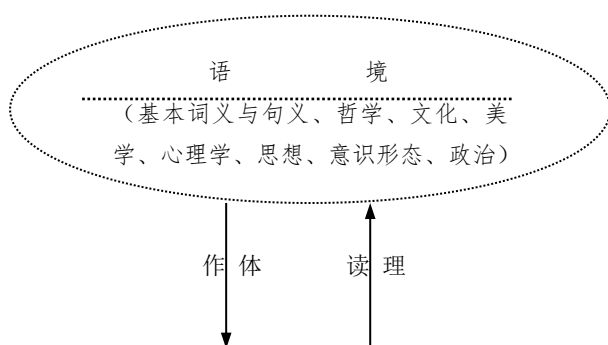
翻译理论领域之中，推动着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曾长期走在相似的发展轨道上。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古典译论发展时期，译论的焦点都在于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之争，延绵千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译论发轫之初都要走在这样一条相似的轨道上，而且延绵如此之久？古罗马的西塞罗相传是西方最早谈到翻译理论的。他说：“我不是作为解释者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词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论演说术》，46B. C.）据考证古代中国的支谦（因原为月支人故姓支，上文已经提及）和后秦僧人鸠摩罗什（344-413，华名童寿）是最早谈到翻译理论的。巧的是，他们也是主张意译、反对逐词死译的。罗什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出三藏记集》），以证死译之乖。显然，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真正的翻译理论的发端是由反对逐词死译而主张按照意义来进行翻译开始的。这绝非偶然。人类在原始的翻译实践中逐渐感知，所谓翻译，远非词与词的转变这么简单。古人一定认识到在语言的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背景性的东西。只翻译语言本身而不考虑其后的背景只能陷入死译，是无法圆满完成沟通的初衷的。那末，这个语言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呢？由于缺乏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的理论支撑，古人只能感知到，这个背景是和意义有着直接的关系。意译即由此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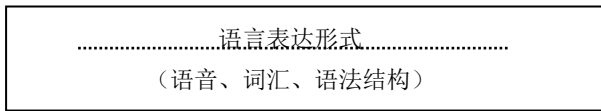
根据现代翻译理论，这个语言背后的神秘背景已经被揭示出来。它就是语境(context)。中国现代译论的种种学说，从“求真”说至“化境”说，其实都是从宏观的视角试图揭示出语境的真实面目。而西方现代译论的种种流派，从文艺学派到解构主义学派以至到阐述学派等，更是从微观的不同视角试图揭示出语境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中外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的都是朝着“语境”的目标奋力探索前进着。不论是那个学说还是流派，它们在翻译理论上每前进一步，都是朝着揭示“语境”的神秘面纱迈进的一步。

此“语境”已非彼“语境”。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和发展，今天的译学理论已经赋予了“语境”更为深广的蕴涵。正如“隐喻”一词，今日之“隐喻”已非昔日之“隐喻”。在英文中，隐喻仍为metaphor。至今众多辞典仍将其仅仅解释为修辞手段。其实，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隐喻远远超乎修辞手段的重大意义，已经成为哲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文化学等的重要研究对象。无可置疑的是，任何术语一旦进入包罗万象的翻译理论中，便不可避免地发展词义的“宽化”，即由原“窄式”定义向“宽式”定义发展，其含义逐渐发生质的变化。“语境”亦不例外。今日之“语境”亦非昔日之“语境”，虽然众多辞典仍将其淡淡地解释为“上下文”。其实，随着翻译理论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语境的蕴涵也已大大超乎“上下文”的含义。

今日译学理论中的“语境”有着非常深广的蕴涵。其蕴涵可以说除了语言方面的基本的词义和句义即语义外，还涵盖着哲学、文化、美学、心理学、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权利等各种因素。下图显示了“语言表达形式”与神秘的“语境”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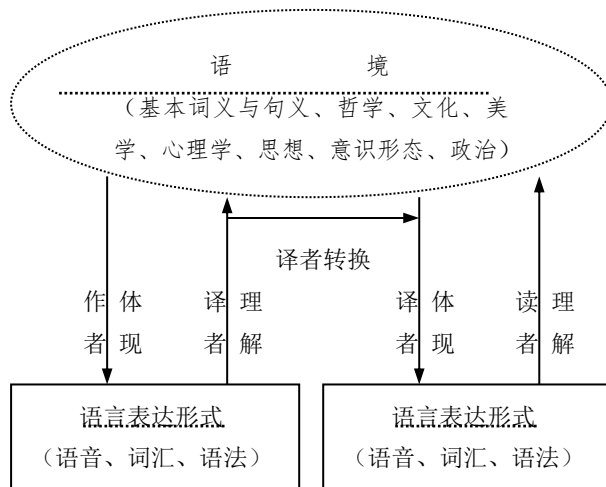


者 现          者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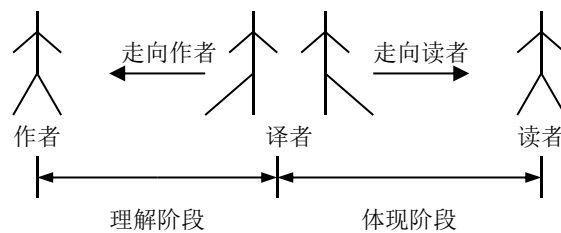


作者通过语言表达形式（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来表达其欲表达的语境（包括基本词义与句义、哲学、文化、美学、心理学、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等）。

“语境”在翻译过程中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整个翻译过程都是围绕着“语境”进行的。原作者通过原语的语言表达形式体现的是其“语境”，译者反其道而行之，即通过原作者的语言表达形式试图理解原作者的“语境”；译者的转换过程实际上是译者通译语的语言表达形式试图体现原作者的（已为译者所理解）的“语境”，然后读者便可通过译者的语言表达形式来理解原作者的（为译者所理解）的“语境”，从而完成翻译的全过程，如下图所示：



由于“语境”的核心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颇引人注目。为理解原作者的“语境”，译者尽可能地向原作者靠拢；为使读者能够理解“语境”，译者尽可能地向读者靠拢，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语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对一汉英译例做一定的探讨原文：

( $T_1$ ) ( $C_1$ ) 今年我国对外贸易的 ( $C_2$ ) 前景, ( $C_3$ ) 我认为是良好的。( $T_2$ ) ( $C_4$ ) 全国工农业生产正在蓬勃发展。( $C_5$ ) 进出口需要都有增长。( $C_6$ ) 国际交往日益开展。

(C<sub>7</sub>) 世界贸易也在继续增加。(T<sub>3</sub>)(C<sub>8</sub>) 这些都是(C<sub>9</sub>) 今年我们发展贸易的条件。

译文 1:

(T<sub>1</sub>)(C<sub>3</sub>) I think that (C<sub>2</sub>) the prospect for (C<sub>1</sub>)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year is good.  
(T<sub>2</sub>)(C<sub>4</sub>) We have a boom i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sub>5</sub>) Demand for more exports and imports is still increasing. (C<sub>6</su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developing all the time.  
(C<sub>7</sub>) World trade has improved. (T<sub>3</sub>)(C<sub>8</sub>) These are all favorable factors for (C<sub>9</sub>) better foreign trade this year.

译文 2:

(T<sub>1</sub>)(C<sub>3</sub>) I think that (C<sub>2</sub>) the prospect for (C<sub>1</sub>)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year is good  
(T<sub>2</sub>) since (C<sub>4</sub>) we have a boom i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sub>5</sub>) demand for more exports and imports is still increasing, (C<sub>6</su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developing all the time, and (C<sub>7</sub>) world trade has improved. (T<sub>3</sub>)(C<sub>8</sub>) These are all favorable factors for (C<sub>9</sub>) better foreign trade this year.

译文 3:

(T<sub>2</sub>)(C<sub>4</sub>) Since we have a boom i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sub>5</sub>) demand for more exports and imports is still increasing, (C<sub>6</su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developing all the time, and (C<sub>7</sub>) world trade has improved, (T<sub>1</sub>)(C<sub>2</sub>) the prospect for (C<sub>1</sub>)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year is good, (C<sub>3</sub>) I think, (T<sub>3</sub>)(C<sub>8</sub>) for these are all favorable factors for (C<sub>9</sub>) better foreign trade this year.

文中的标记分别为: T 代表 text, C 代表 clause。T<sub>1</sub> 即为小段 1, T<sub>2</sub> 即为小段 2, T<sub>3</sub> 即为小段 3; C<sub>1</sub> 即为小句 1, C<sub>2</sub> 即为小句 2, C<sub>3</sub> 即为小句 3, 以下类推。

原文的框架为:

$$P_C = T_1\{C_1C_2C_3\} + T_2\{C_4C_5C_6C_7\} + T_3\{C_8C_9\}$$

P<sub>C</sub> 即为上面的中文段落。可以看出, 该段由三个小段构成: 小段 1 涵三个小句, 小段 2 涵四个小句, 小段 3 涵两个小句。

译文 1 在进行翻译操作时基本没有超越原语句的框架, 其框架为:

$$P_{E1} = T_1\{C_3C_2C_1\} + T_2\{C_4C_5C_6C_7\} + T_3\{C_8C_9\}$$

P<sub>E1</sub> 即为英文译文 1。该段译文虽无语法错误, 却不属上乘, 但仍可以看出中英文经转换后虽仍存在话语句的对应, 却失去了语法句的对应。

后两个英文译文各有千秋, 但都是不仅在语句的范围内, 而且在段落的范围内进行翻译操作, 也都与中文原文失去了语法句的对应。

译文 2 根据对段的分析, 在转换时在小段和小句的层级上同时进行了宏观性和微观性的操作, 在语句间采用了合译的技巧, 其框架为:

$$P_{E2}=T_1\{C_3C_2C_1\}+T_2\{C_4C_5C_6C_7\}+T_3\{C_8C_9\}$$

译文 3 也进行了小段和小句两个层级的操作。与译文 2 不同的是，转换时在小段的层级上进行了更大的操作处理，其框架为：

$$P_{E3}=T_2\{C_4C_5C_6C_7\}+T_1\{C_2C_1C_3\}+T_3\{C_8C_9\}$$

下面再对译文 3 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通过将译文 3 的框架与中文原文比较可以发现，两个文段中小句的排列顺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小句的表达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较的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话句	中文原文		英文译文	
	顺序	形式	顺序	形式
C <sub>1</sub>	1	句子	6	名词短语（注）
C <sub>2</sub>	2	主谓结构	5	主句
C <sub>3</sub>	3	主谓结构	7	独立成分
C <sub>4</sub>	4	句子	1	从句
C <sub>5</sub>	5	句子	2	从句
C <sub>6</sub>	6	句子	3	从句
C <sub>7</sub>	7	句子	4	从句
C <sub>8</sub>	8	句子	8	句子
C <sub>9</sub>	9	主谓结构	9	介词短语

注：该名词为动作名词，可以看作是个隐性动词句核。

由上表可以看出，小句在转换前后的文段中存在着对应部分，只不过转换后每个小句的顺序及形式有可能发生变化。顺序的变化不仅可能在句内发生，也可能在句间发生。从上表还可以看出，小句的转换操作是在一个小段内进行的，即小句 C<sub>1</sub>、C<sub>2</sub>、C<sub>3</sub> 在小段 T<sub>1</sub> 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转换，小句 C<sub>4</sub>、C<sub>5</sub>、C<sub>6</sub>、C<sub>7</sub> 在小段 T<sub>2</sub> 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转换，小句 C<sub>8</sub>、C<sub>9</sub> 在小段 T<sub>3</sub> 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转换。

下面再观察一下小段的转换情况，仍以译文 3 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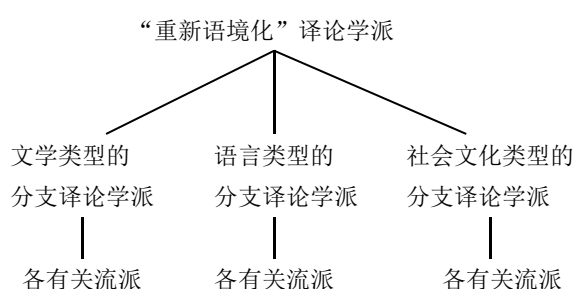
话段	中文原文		英文译文	
	顺序	形式	顺序	形式
T <sub>1</sub>	1	句子	2	主句
T <sub>2</sub>	2	句组	1	从句
T <sub>3</sub>	3	句子	3	句子

可以看出，小段在转换前后的文段中存在着对应部分，只不过每个小段的顺序及表达形式有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小段的变化是发生在比小句的变化更高的一个层级上，是在整个段落内进行调整转换的，而且调整的单位不是单个的小句，而是含有若干小句的小段。

上面的译例真实地反映出“语境”的基本要素是小句（亦称话句）和小段（亦称话段）。换句话说，小句和小段是实现“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媒介，即语言的“语境化”是靠小句和小段来实现的。人们研究翻译的标准、翻译的原则、翻译的方法、翻译的单位、

翻译的等值问题、多元系统等等，其实都是指向“语境”的。翻译的实质其实就是“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即“语境的重现”(reappearance of context)，而译者的任务也就是“重新语境化”，即在译语语言环境中再现原文的“语境”。由于“语境”蕴涵的丰富复杂，“重新语境化”将或以“同级再创”或以“弱化再创”的形式来实现，不再赘述。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小结一下“重新语境化”在翻译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翻译的实质即为“重新语境化”，译学理论所做的一切探索和研究亦是为了实现翻译的“重新语境化”。而在译学理论发展中出现众多的学派、流派等，无非是对于“重新语境化”研究的深化与细化的体现和结果。这样，我们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学派或流派就不会再感到不解和混乱了。这些不同的学派或流派是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层次朝着同一个目的和目标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如果可以将“重新语境化”称为核心学派的话，那么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各学派与流派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曹明伦.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J].中国翻译 2006, (7) .
- [2] 查明建.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 2003 ( 1 )
- [3] 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 2004, (2) .
- [4]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5] 姜秋霞、杨平.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翻译学方法论之一[J].中国翻译, 2004 (6) .
- [6] 李运兴, 学习翻译的四条途径和三个层面[J].中国翻译, 2004 (6)
- [7]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8] 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J].外国语, 2004 (4) .
- [9] 孙艺风.翻译与异质他者的文化焦虑[J].中国翻译, 2007 (1) .
- [10] 孙致礼.译者的职责[J].中国翻译, 2004 ( 4 ) .
- [11] 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12] 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 2004 (6) .
- [13] 王宁.翻译学的理论化: 跨学科的视角[J].中国翻译, 2006 ( 6 )
- [14] 许均. " 创造性叛逆 " 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M]. 中国翻译, 2003 ( 1 )
- [15] 许力生. 语言学研究的语境理论构建[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4) .

- [16] 杨自俭.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和任务[J].中国翻译, 2002 (1) .
- [17] 耶夫·维索尔伦.钱冠连、霍永寿译.语用学诠释[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18] 詹蓓、杨国静.语篇信息性: 英汉互译理论新思维——基于整合视角的分析[J].中国翻译 2007 (2) .
- [19] 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0]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1] Davis, Kathleen.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2]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3] Halliday, M.A.K. and R. Had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4] Hatim, Basil & Ian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 1990.
- [25] Hatim, Basi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6]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7]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